

# 卷一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一

聖歎外書

書名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改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編號 D868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原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  
 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  
 人位而又有其德者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  
 之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  
 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  
 者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  
 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故書者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全館手錄

甲寅以衛

身好

以臨人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

聖歎外書

序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詩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書。行也。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古論書

怒而民避書爲廟外之几。筵詩爲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爲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爲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爲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咸得奮筆而遂爲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繫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爲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旣久。靡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

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許。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并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則斯盡燒矣。故并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為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為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

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  
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爲其  
書也原其繇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  
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  
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旣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  
誅而游俠立傳市僧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違  
惜剝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  
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尚私之於下被傳觀而已惟畏  
其上之禁之者也始其旣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  
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  
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

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驚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  
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  
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度也天  
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爲其題非金  
玉不爲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  
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  
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  
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  
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  
以雜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雜民則難信示民以明  
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爲橫議其人可誅其書

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尤烈也。燒書之禍。在并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并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追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也。以德。古人之作書也。以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爲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舉裳去之。而不得据拾齒牙。以爲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而誠能舉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

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  
沫之相襲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  
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  
作畫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爲游於聖  
門者難爲言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爲文是亦止薪勿趨之  
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  
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  
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乎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  
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  
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  
施耐菴有施耐菴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  
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蓼分莢於破蓼分莢之  
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蓼分莢  
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  
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  
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  
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今天下  
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  
思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  
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  
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  
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辨也言有才始能構思

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隕然放筆自以為是而不知彼之所為才實非古人之所為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

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昏昏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菴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菴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



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已。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為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為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畧。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閉之九泥也。

序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菴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逆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義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已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已。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菴所云水滸也者。王士之瀆。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為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對其君。

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為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初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朴劓刑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倖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菴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為之一百八人。卽得逃於及身之誅。修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為戒者。而反將為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麀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劓刑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已名實牴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為高山景行。其心嚮往者哉。是故繇耐菴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檮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凶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繇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菴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菴之志其事大。雖在裨官。

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  
易吾言矣哉。

序三

施耐菴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  
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  
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昏如也。每與同塾兒竊  
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  
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  
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  
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旣不好弄，  
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  
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  
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  
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  
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嘗讀其無畏。  
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  
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  
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  
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  
與婢僕爲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卽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  
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  
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

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菴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菴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旣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觀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菴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敘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為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為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警語警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為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鬪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仇捐金重義為多則以為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即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據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為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尚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為

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畧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汚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好而棄禹鼎憎檣杌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為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菴水滸傳真為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嘗兒

之汎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而菴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宋史綱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史臣斷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東諸郡其罪應死此書降而不書誅則是當時已赦之也蓋盜之初非生而爲盜也父兄失教於前饑寒驅迫於後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鬱鬱讓入於是無端入草一嘯羣聚始而奪貨既而稱兵皆有之也然其實誰致之失教誰致之饑寒誰致之有才與力而不得自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成湯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賞之亦不竊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爲卽豈稱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誅爲天子之大恩處盜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則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書之曰盜者君子非不知盜之初非生而爲盜與夫既赦以後之樂與更始亦不復爲盜也君子以爲天子之職在養萬民養萬民者愛民之命雖蝟飛蟻動動閉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職在教萬民教萬民者愛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屢履霜爲冰之懼故盜之後誠能不爲盜者天子力能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所謂九重之上大開遷善之門也乃盜之後未必遂無盜者君子先能圖其神奸而鎮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真有

雷霆之怒也。蓋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哀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歎之。嗚呼！彼何人斯？母乃有亂逆之心矣夫。

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知海州者何子之也？何子乎？張叔夜子，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若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則曰：知某州知之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育，爾知其育；饑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知愈之；愚者未教，爾知教之；賢者

未舉，爾知舉之。夫如是，然後謂之不廢厥職。三年報政，而其君勞之，錫之以燕享，贈之以歌詩，處之以不次，延之以黃閣，蓋知州真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旣墜，而肉食者多，民廢田業，官亦不知民學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饑餒，官亦不知民漸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即不免至於盜賊蜂起也。而問其城郭，官又不知問其兵甲，官又不知問其糧草，官又不知問其馬匹，官又不知嗟乎！旣已一無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爾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於張叔夜擊降宋江，而獨大書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爲此言也，是猶寬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則



實何事不知者乎。關節則知通也。權要則知跪也。催科則知加耗也。對簿則知罰贖也。民戶殷富則知波連以逮之也。吏胥狡獪則知心營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誠一無所知。乃其所知者且無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無所知。不可以爲官。若無一不知。不且儼然爲盜乎哉。誠安得張叔夜其人。以擊宋江之餘力而遍擊之也。

宋史目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搜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

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墜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史臣斷曰。觀此而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夫當宋江以三十六人起於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搜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饑獸可縛。野火可撲者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之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也者。且宋江則亦非獨雄於十郡。而獨怯於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後則一朝成擒。如風迅掃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貲重。各有

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既多大計不決賊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貨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所謂爲與不爲維臣之責濟與不濟皆君之靈不過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繫其臂而投麾下嗚呼史書叔夜募死士得于人夫豈知叔夜固爲第一死士乎哉傳曰見危致命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張叔夜有焉豈不矯矯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賊而計出於赦之使贖夫美其辭則曰赦曰贖其實正是溫語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殺人者死造反者

族法也劫掠至於十郡肆毒實惟不小而輕與議赦壞國家之法二也方臘所到殘破不聞皇師震怒而仰望掃除於綠林之三十六人顯當時之無人三也誘一賊攻一賊以異兩鬪一傷烏知賊中無人不窺此意而大笑乎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傑之士捐其頭顱肢體而後得之今忽以爲盜賊出身之地使壯夫削色五也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手犯難爲君解憂而徒欲以詔書爲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七也若謂其才有過人者則何不用之未爲盜之先而顧薦之既爲盜之後當時宰相爲誰顛倒一至於此也嗚呼

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  
遂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謬笑者  
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 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  
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  
着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  
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箇字是他  
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却不然。施耐菴本無一肚皮宿怨  
要發揮出來。只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寫  
箇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錯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  
人。後來人不知却於水滸上加忠義字。遂并比於史公發  
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  
真有大莩不食之恨。從來人却是不曉得。

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鐵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

或問施耐菴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儘有何苦  
定要寫此一事。答曰。只是貪他三十六箇人。便有三十六  
樣出身。三十六樣面孔。三十六樣性格。中間便結撰得來  
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

或問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答曰。這箇都不好。三國人物  
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楚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

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兩遊又大無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

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却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

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如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餘紙。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許多事體。便是文字起承轉合之法。若是拖長看去。却都不見。水滸傳不是輕易下筆。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過百十來遍。若使輕易下筆。必要第一回就寫宋江文字。便一直帳無掄放。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喫苦事。因文生事。卽不然。只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繇我。

作水滸傳者。真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人箇強盜。却爲頭推出一箇孝子來做門面。一也。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盜。顯見逆天而行。二也。盜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許他便出頭。另又幻一晁蓋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現。四

也臨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五也。

三箇石碣字是一部水滸傳大段落。

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  
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真  
是絕奇本事。

水滸傳一箇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顯事蹟  
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兩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  
一篇者。

別一部書看過一篇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  
爲他把一百八箇人性格都寫出來。

水滸傳寫一百八箇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  
任他寫一千箇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箇人也只是  
一樣。

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識字  
便當教令反覆細看看得。水滸傳出他書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大名府劫法場  
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却有潘  
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  
却又有沂水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  
不怕。定要寫出兩篇。

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實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蹟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如今却因讀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箇人物都認得了在憑提起一箇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二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心地厚實體格濶大論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然不知何故看來便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處

水滸傳只是寫人麤鹵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無武松粗鹵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麤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箇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

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無緣故時直是無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只如寫李逵豈不段段都是妙絕文字却不知正為段段都在宋江事後故便妙不可言蓋作者只是痛恨宋故處處緊接出一段李逵朴誠來做箇形擊其意思白在顯宋江之惡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鎗本要

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

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却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題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不是好狗。

寫李逵色色絕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筆。他都不必具論。只如逵還有兄李達。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換姓時。反稱作李二。謂之乖覺。試想他肚裏是何等沒分曉。

在是真正大豪傑好漢子也。還有時將銀子買得他心肯。獨有李逵便銀子也買他不得。須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

樣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

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吳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與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吳用便明明白白驅策羣力。有軍師之體。

吳用與宋江差處。只是吳用却肯明白說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說自家志誠質朴。

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却又實實籠罩宋江。兩箇人心裏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榮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寫得另是一樣氣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箇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對之羅齣銷盡

楊志關勝是上上人物楊志寫來是舊家子弟關勝寫來全是雲長變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爲他後半寫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盧俊義柴進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傳也算極力將英雄

員外寫出來了然終不免帶些呆氣譬如畫駱駝雖是龐

然大物却到底看來覺道不俊柴進無他長只倚好客一

朱仝與雷橫是朱仝寫得好然兩人都是上中人物

楊雄與石秀是石秀寫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楊雄

竟是中下人物

公孫勝便是中上人物備員而已

李應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體面上定得來寫處全不

得阮小二阮小五張橫張順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

中上人物劉唐是中上人物徐寧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

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

何況水滸傳



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畧點幾則於後。  
有倒插法。謂將後邊要緊字。驀地先插放前邊。如五臺山下鐵匠間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國寺獄廟間壁菜園。又武大娘子要同王乾娘去看虎。又李逵去買糕。收得湯隆等是也。

有夾敘法。謂急切裏兩箇人。一齊說話。須不是一箇說完了。又一箇說。必要一筆夾寫出來。如瓦官寺崔道成說師兄息怒。聽小僧說。曾智深說。你說你說等是也。

有草蛇灰線法。如景陽岡勤敘許多哨棒字。紫石街連寫若干簾子字等是也。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

有大落墨法。如吳用說三阮楊志北京闖武王。說風情武松打虎。還道村捉宋江。三打祝家莊等是也。

有綿針泥刺法。如花榮要宋江開枷。宋江不肯。又晁蓋一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勸住。至最後一次。便不勸。是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截進來。

有背面鋪粉法。如要襯宋江奸詐。不覺寫作李逵真率。要襯石秀尖利。不覺寫作楊雄糊塗。是也。

有弄引法。謂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寫周謹十分光前。先說五事等是也。莊子云。始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禮云。魯人。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有獺尾法。謂一畝大文字後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餘波演漾之。如梁中書東郭演武歸去後。知縣時文柳升堂。武松打虎下岡來。遇着兩箇獵戶。血濺鴛鴦樓後。寫城壕邊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後。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潘金蓮偷漢後。又寫潘巧雲偷漢。江州城劫法場後。又寫大名府劫法場。何濤捕盜後。又寫黃安捕盜。林冲起解後。又寫盧俊義起解。朱仝雷橫放晁蓋後。又寫朱仝雷橫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無一點一畫相借。以為快樂是也。真是渾身都是方法。

有畧犯法。如林冲買刀與楊志賣刀。唐牛兒與鞦韆哥。刺燈肉舖與蔣門神。快活林瓦官寺。試禪杖與蜈蚣嶺。試戒刀等是也。

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却先寫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寫閻婆惜。和張三有事。却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却又先寫宋江捨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是正文是也。

有極省法。如武松迎入陽穀縣。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喫魚湯後。連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縱法。如白龍廟前。李後二張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寫李逵重要殺入城去。還道村玄女廟中。趙能趙得都已出去。却有樹根絆跌。士兵叫喊等。令人到臨了。又加倍喫嚇是也。

有橫雲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後。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城時。忽插出截江鬼。油裏鯨。謀財傾命事等是也。只爲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時閃出。以間隔之。

有鸞膠續絃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彼此須互不相識。且繇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看他便順手借如意子打鵲求掛。先鬧出巧來。然後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來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來。

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間事。此本雖是點圓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有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舊時子弟讀國策史記等書。都只看了間事。煞是好笑。

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着。及至着了時。却憑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這些文法。他便國策史記等書。都肯不釋手看。水滸傳有功於子弟不少。

舊時水滸傳販夫皂隸。都看此本。雖不曾增減一字。却是與小人沒分之書。必要真正有錦繡心腸者。方解說道好。

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前自有序一篇。今錄之。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

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燥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卧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埋盤榻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

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嘗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忤。未曾嘗聞也。吾友旣皆繡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旣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

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  
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  
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  
薄莫籬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sup>然</sup>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  
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  
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  
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鳴  
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  
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  
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菴序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幾米及剪雪

談笑着吳鈞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偽古據中州七雄擾擾亂  
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那  
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綠木擬  
窮猿擇木又恐是傷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sub>曲</sub>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哀哉乎此書既成而命之曰水滸也是一百八人者爲有  
其人乎爲無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卽何心而至於水滸也  
爲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  
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滸吾聞率士之

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無其人，猶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豈真欲以宛子城蓼兒洋者爲非復趙宋之所覆載乎哉？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語未嘗不歎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地也。二老倡衆去，故就新。雖以聖人非盛節也，彼孟子者自言願學孔子，實未離於戰國游士之習。故猶有此言，未能滿於後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於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邊紂之志矣。大義滅絕，其何以訓？若一百八人而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設言也。爲此書者吾則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爲如此設言，然以賢如孟子猶未免於大醉小疵之譏，其何責於神官後之君子，亦讀其書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書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材又復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裒然成爲一書也。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起水牛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於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尚不雅馴，而爲薦伸之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爲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

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思盡沒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題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以瘟疫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為楔楔出天師以天師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為楔楔出遊山以遊山為楔楔出開碣以開碣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謂正楔也中間又以康節希夷二先生楔出劫運定數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陳達楊春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獩難認直楔出第七十四回皇甫相馬作結尾此所謂奇楔也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日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

里舊江山尋嘗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

日鶯花無限日高眠好詩。一部大書詩起詩結。話說這八句

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

先生所作一箇算數先生為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

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

秋十五五十顛倒人術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

太祖武德皇帝來大書武德皇帝見此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

天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靈靈大仙下

降為天罡地煞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

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面座軍州都姓趙絕妙好辭可見全

之制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

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王因此止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  
 復見天下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箇  
 陳搏處士又一箇算數先生。兩位先生胸中算定有六六三十六員重之七十二座矣。是箇道高有  
 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  
 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藏下一大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  
 簡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  
 笑擲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乃上合天  
 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一十七年  
 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立乎元指乎宋傳位御弟傳疑也。太宗皇帝在位  
 二十一年傳位與真宗皇帝又傳位與仁宗這仁宗皇帝乃是  
 上界赤脚大仙又為天罡地煞先作映耀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

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忽然轉出二座星辰為一

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

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

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

哭奇事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甚

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忽然從一座星辰又轉出兩座星

箇字只是四箇字奇情奇文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

佐這朝天子星辰以座論奇事星辰可以下來奇事星辰被玉

事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

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申呂嶽降傳說這兩箇賢臣出來輔  
 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



甚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一登二登三登有據無據撰成妙語自明道元年至

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

之世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那年號為三登之世筆意都從康節希夷兩先生生來那

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

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開封

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

里醫治得自是正事不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

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合成九

於九數之窮也易窮則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

賀已畢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

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師瘟疫盛

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自是正論不

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救翰林院隨卽草詔一面降

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

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

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

是叅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道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

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

京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

瘟疫不必真出希文只是臨文相借耳。先是仁宗天子准奏藥局次是修省第三段方轉出祈禳來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詔并降御香一炷香

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

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

香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詔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

辭別天子背了詔書詔盛了御香香帶了數十人上了舖馬一

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不止一日省來到

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

住持道眾準備接詔是日官員接次日眾位官同送太尉到於

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眾鳴鐘擊鼓香花灯燭幢幡寶

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次日官員送太直至上清宮

前下馬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

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上下前後詔書居中洪太尉便

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

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

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

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

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

清殿上詔與眾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

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

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

在山頂其實道行非管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時嘗亦

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以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  
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捧龍香來請  
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  
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  
此語不獨指祈禳瘟疫也夫天子則豈有不要救萬民者天子  
要救萬民則豈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無誠心則豈能救得  
萬民者太尉救不得萬民則豈能仰答天子者  
語雖不多而其指盛遠其斯以為真人也乎  
齋戒沐浴更換  
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  
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道俺  
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  
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  
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挾

了素香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請手裏提着銀手

爐降降地燒着御香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

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總是

剔以為天子救萬民之要訣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號縱

步上山來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

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

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無數英雄人木泊此語却是

此老在京師時重裊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重裊列鼎尚

說起自倦怠何不以調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

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步接着肩氣喘只見山

凹裏起一陣風寫得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

出色撲地跳出一隻弓睛白額錦毛大蟲來先寫風次寫乳次

便有多少段落。初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千載欺君賣

開簿第一條好漢後撲地望後便倒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

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說得三十六

箇牙齒捉對兒厮打奇句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

奇句渾身却如中風麻木奇句兩腿一似闖敗公雞奇句一樣皆奇絕

之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

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香。何不寫認認在再上山來務要

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四字

始妙重裊列鼎尚自倦怠者其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

胸中口中每每有此四字也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寫得吹得毒氣直冲

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款款地響寫得搶出一條吊桶大

小雪花也似蛇來亦先寫風次寫響次寫太尉見了又喫一驚

撒了手爐無此有前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

但見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看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

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

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

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

上時寒粟子比餓餓兒大小此非前詳後畧正是從口裏罵那

道士耐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

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香整頓身上詔敕詔不

時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  
 時只見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笑吟吟  
 地正過山來。一段筆墨變幻不可言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  
 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寫得妙極道童不保只顧吹笛。寫得妙極太尉連  
 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寫得妙極說道你來  
 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  
 答云你是大。寫得妙極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  
 說道今天子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山中宜我往東京  
 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禱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  
 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  
 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

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寫得妙極太尉尋思道這小的

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一定是了。此四字寫盡從來

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得苦爭些見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

罷太尉拿着提爐香再尋舊路奔下山來眾道士接着請至方

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

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見送了性命為頭

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弔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

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

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好盡是你這道

眾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

大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一部水滸傳一太尉又道

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  
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  
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  
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只說  
不得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獩此一句直咒至第七  
其二後見一部所列一百八人皆朝廷貴官嫌其猥獩而失之於牝  
牡驪黃之外者也何獨不言既是天師如何這等淨穉耶  
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嘗他是  
額外之人一百八員所謂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為道  
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  
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  
這場難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

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

詔收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龍香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

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眾并提點執

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天下本無事太尉大喜許多人從眼隨着

步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

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

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以九天紫微北極太乙三官等殿

伏魔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

殿宇一遭都是揚柳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桶子門上使着肱

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

叠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珠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箇金字寫道

伏魔之殿。寫得怕人。筆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

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伏魔之殿。太尉又問道。如

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

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

皮。奇想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嘗利害。今經八

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

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妙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先想

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

甚麼模樣。真人稟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

今後諸人不許擅開。稟太尉笑道。笑胡說。你等要妄生滯事。煽

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

讀一鑑之書。好東西。好文法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

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

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稟太尉大怒。次指着

道眾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眾道士阻當

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看他隨口搗出人罪案。來前後太尉一轍也。

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

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後來許多刺配軍州。只招前官律斷。真人等懼怕太

尉權勢。真人。真怕太尉。權勢。况其他哉。只得換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

了。將鐵鎚打開大鎖。眾人把門推開。一齊都到殿內。黑洞洞不

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炷時。四邊

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跌坐。大半

陷在泥裏一部大書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炤那石碣上時前

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與第七十回炤那背後

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奇事洪太尉看了這四

箇字大喜喜又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

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

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

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稟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

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又太尉大怒又喝道你等道衆省得

甚麼碣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

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詳書真人一

又稟者以深明天罡地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齊併

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見一

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石碣之下石龜石龜之洪太尉叫再掘

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掘到石板又行苦太尉那里肯

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

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

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

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駭

之筆他日有稱我者有稱俺者有稱小可者衆人喫了一驚

發聲喊撒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顛翻無數驚

得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

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真人道太尉



不知此殿中當初是老祖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零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碣鑿着龍章鳳篆姓名鎮住在此以物出物之謂此篇因請天師談開石碣所謂契也俗本不知誤入正書失之遠矣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提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碣不在話下了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畫出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必鋪敘醜事也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錄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

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省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瘟疫亦契也醜事亦契也天師亦契也太尉地煞矣便隨手收拾不復更用也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皇帝的孫前傳位御弟太宗此傳外別傳之法也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太平大書數萬言却以天下太平四字起天下太平四字止妙絕四方無事且住若真箇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着些甚麼忽然掉筆一轉轉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箇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文龍大鬧史家村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梁山泊林冲落草。汴梁城楊志賣刀。  
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鬼天主認義東溪村。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鴈。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大鬧滄陽江。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闖浪裏白條。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宋江智取無為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一女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插翅虎柳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戴宗雙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  
入雲龍闢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徐寧教使鈎鎌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吳用賺金鈴吊挂。宋江鬧西嶽華山。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放令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宋江兵打北京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土報冤。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一部七十回正書一百四十句題目有分教宛子城中藏虎豹  
夢見注內聚蛟龍畢竟如何緣故且聽初回分解

王望如曰宋仁宗去太祖太宗政教不遠天災流行下罪  
已之詔以回天變宰相趙普察知政事文彥博大學士包  
拯大元帥狄青皆正人君子輔佐太平况范仲淹尤所稱  
引君當道者豈以祈禳瘟疫引重天師金聖歎所云揆子  
以物出物謂之揆皆無中生有憑空結構之詞此裨官野  
史所以不可盡信

卷之一終

天國

